

樂亭縣志卷四

建置志上

君子居位聽政以為民極經涂九軌匠人之論詳矣一
邑雖小朝市祖社厥規備焉昔陳侯命館單子論之子
路治蒲夫子美之固吾圉以出治詎可忽諸如城隍廡
舍學校壇祠一切興廢亦當世得失之林也易曰改邑
不改井通此說者養而不窮之道宜共勉焉志建置

城池

附民堡 舖舍 養濟院 漏澤園 義冢
惠民藥局 冰窖

漢制百里為縣不及百里者為鄉為亭邑以亭名所
隸可知矣然所以設險而衛民者固屹然保障也邑

樂亭縣志

卷四建置

城池

一

建於金而築城則自明始人能無忘築鑿之典而益
思眾志成城之為要則金湯在人心而有形之險且
不足論他如民堡舖舍及一切惠政所關皆有城守
者所當知與廢舉墜尚其隨時留意乎

城高二丈八尺五寸厚一丈五尺周三里凡九百九十七
丈門四東曰寅賓南曰鎮海西曰望宸北曰控遠東西
俱南向南北俱東向各懸鐵棧有月城四門樓俱兩層

三間角樓俱兩層一間敵臺十堞一千三百六十

土城之創

建年代莫考明成化元年巡撫閻本檄知縣元宏禘以
甄十七年知縣李瀚增修宏治十二年知縣田登設堞
正德中縣丞孫鴻嘉靖中知縣侯庶相文祥隆慶中知
縣李邦佐萬曆中知縣于永清 國朝康熙中知縣金

星瑞相繼修迄今已歷多年屢被水衝圯壞已甚

池周城廣三丈五尺深一丈四尺池外有堤石橋四當四

門水關二一自鎮海門西出一自控遠門東出以洩城

中積潦

明萬曆十九年知縣潘敦復重濬久淤國朝乾隆十六年知縣陳金駁濬水關二道仍由故

道出

按樂城自前邑侯陳公詳請修葺未準後曰就傾

圯迄今南北東三面甃石罕有存者而土峯錯峙望之

參差如鋸齒惟西面舊牆猶存十之一二僅有敗堞十

餘然亦不可保矣咸豐十年庚申海口戒嚴遂有掘壕

築圍之事邑人李潤霖壕工紀畧曰咸豐己未夏夷船

至大沽海口為我軍所擊船四散間有駛至昌樂二境

者先至臭水溝泊五日次至清河口均以三板小舟上

岸蓋河口水淺不任輪舡故也時余帶勇隨同營弁往

視夷四人上岸索供給營弁喬某應對有方毫無畏怯

夷見其勢難詐索立岸上兩時許遂上舡颺帆去庚申

春正月僧親王為海防事宜同恒制軍及清河通永二

觀察親歷沿海州縣相度地勢籌置團防因昌樂二縣

樂亭縣志

卷四建置

城池

二

近海諭令城外掘壕令急如火二月朔制軍由昌赴山

海關二觀察會同署縣任刺史出示曉諭無論紳富商

民出資出力工竣時奏請獎勵城鄉人等罔敢不遵

竭蹶趨公不數日捐款甚鉅十五日興工兼招邑紳數

人立支應局與督委各員弁在工在局協同監視余亦

濫廁其間於是鳩僱民夫日集數百人或千餘人不等

各備鑿畝自東關增福廟東起工牌示口寬三丈

底寬一丈深一丈土積壕裏築牆高五尺底厚八尺頂

寬一尺沿排堦口迤南北由北關外掘至西城下去城根

三四五七丈不等迤南由南關外至陳莊接至起工之

處立四門樹柵欄嗣僧邸專派督辦昌樂壕工團練候
補道李於東南西北三柵欄內各築礮臺一座兩閱月而
工告竣惟我樂城西北兩面原灤河故道城在沙灘中
南東兩面亦沙土參半非如大沽水鹵土堅者可比是
年六七月雨集所築牆即淋塌數處歷冬及辛酉春風
起沙旋填淤過半間有穿牆而過者矣余身親其事而
懼事之久而無徵也
爰掇其大畧而記之
明編修余有丁重修樂亭縣城碑記云樂亭縣永平之
下邑也本古盧龍地唐開元中割為馬城縣在五代時

契丹并入灤州金又置縣始定今名焉大明有天下因
縣而城之當是時瘡痍甫定天子既重民力而海內
方銷鋒銳興禮樂北烽不燃斬關走曠之盜蔑如也范
士為城稍示關闌出入之計成化壬寅縣令李君瀚者
始更甃焉繼令田君登建樓櫓設雉堞漸次除備隱
有禦暴之險矣自茲以來民且狃於燕安憚有所更作
雖時時補塞不足勝其復隍之漸屬今丁卯秋邊圉有
警城弗自保御史少泉郝公曰是非賢宰莫能安之矣
計其部下惟陳留李君可而李君時為獻縣乃由獻縣
徙樂亭令君乃哀其眾力虞其材植經其賦役筮曰興
事不幾何而墉崇於雲隍濬於川告已事矣邑大夫廷
尉西塘王公謂史余氏曰若李侯者豈不誠吾民保障
哉方邊警時樂亭去烽火尚遠人乃相顧自危誰不欲
挽強挺銳為天子樹奇勲而顧平日不習於干戈之事
卽又誰不欲馮高據險收保清野擊敵人之情歸而顧
險不足恃慮先為敵所得於是求速化之術悔桑土之
晚矣僅僅賊去輒又偷安暇曰無有昔日激昂慷慨之
氣深長安全之思居安而諱危若無有人間刁斗之警
者吁見亦左矣此李侯所以為吾民畫至遠而不恤慮
始之艱也李侯他政皆卓卓能紀綱其民度民力可以

樂亭縣志

卷四建置

城池

三

築而於時又不得不築民爭歡負鍤事不告勤可以
示來世且城大事也春秋必書吾忝為史氏因書之
明給事中厲汝進修城記畧云樂亭縣在永平府為上
為望而邑城之規則舊垣為土自成化乙酉元尹始易
以磚壬寅歲李尹則建置四門各設一鋪宏治乙未田
尹乃樹樓設堞斯固邑城增修之漸若夫高堅壯麗制
猶未也迨今百有餘禩惟卑陔而腴圯繼之尚弗可言
蔽矣歲甲申晉澤西山侯君除宰是邑憂時多事有見
於遠者大者遂不以修舉為難計財量工脩而薄者砌
而厚之卑而圯者築而崇之工起於庚申四月十八日
成於五月之二十五日君之政蹟實大且久溟人德君
者議勒石以誌厥實屬文於進余謂實墉實壑燕師所
以完韓築城鑿池孟氏所以示訓今之有司凡欲言盡
職者必曰實政實蹟夫謂之實政實蹟孰有先於守土
之為重者哉乃值多事之時避嫌者弗肯為因循者弗
能為貪墨者不及為西山君有見於遠且大者畢志於
實政實蹟毅然為之期年之間城池樓櫓工役畢舉所
謂保釐東郊者非與且措處得宜不需民財不費多儲
上嘉其能下感其功名譽益彰而庶務不廢蓋顯印愷
爽君之高也清休宏雅君之美也紆徐詳審君之深也

君以所養之預斯達之為實政實蹟故觀垣墉之崇堅
者可以知君之高矣仰麗譙之宏壯者可以知君之美
矣觀池洫之環浚者可以知君之深矣西
山之政蹟信宜垂之永遠余因為之記云

附

東鄉堡二 瓜口堡離城二十五里黃

西南鄉堡二 新寨堡離城二十五里嵐泉堡離城二
十一里同治元年本堡人李潤霖新築

南鄉堡一 閭各莊離城十八里 東南鄉堡一 馬城堡離城三
十里 按其地當

即湯家河南之馬城厥舊志
作西南誤今西南無此地名

西北鄉堡一 連北店堡離城十六里 在城急遞舖 縣治
西

曹家莊急遞舖 縣北十里曹家莊於雍正十一年
被水坍塌村民移居采家莊西南

新樂鎮急遞舖 縣西北二十五里 按舊制由總舖遞曹家
舖由曹家舖遞自此則接灤州長甯舖

樂亭縣志

卷四建置

城池

四

矣今俱廢惟東北黃土廟西
北汀流河有總舖各一歲修

養濟院在北關迎恩橋 乾隆中知縣
陳金駿重修

留養局八處 縣城東西南北四關各一處其一在胡家坨
一在連北店一在湯家河一在盧家河嘉慶

二十二年重修有交商本銀五百兩輸息又
河淤地二頃四十三畝徵銀二十四兩三錢

惠民藥局三間在縣治拱真閣東 明萬曆中知縣潘敦復
重修今給與醫學一間

道官一間
讚禮一間

冰窖在縣治西均貯倉前

漏澤園在城西北隅 明萬曆二十年知縣潘
敦復豎碑為記今廢

義冢東鄉在戈兒崖莊南西鄉在饅頭莊南南鄉在醋流

莊南北鄉在羅各莊東地各十畝 古義冢在龍王廟莊
後地五畝三分康熙

二十四年知縣金星瑞勒石嚴禁旗民不得侵佔乾隆十九年夏河溢水積西南鄉老母廟等村知縣陳金駿相度形勢借徐楊沙泊地十四畝七分開溝疏通士民稱便至冬撥西嵩林灘地十二畝七分給與徐永傑更換此地永為水道其溝兩旁餘地詳給附近永為義冢內撥二畝補楊姓止有十畝七分又嚴坨西南里餘有義冢地五畝嘉慶二十四年里人立碑記之

公署

附同人館

周禮官府掌於宮正夫所謂官府者蓋即王官治事

之所也今文秩武階皆有廨宇辦公於斯退食於斯

居厥位者何以盡厥職乎古之人遺愛在人即所憩

所芟猶繫去後之思矧其為廨舍地歟是在當官者

留甘棠之慕

樂亭縣志

卷四建置

公署

五

縣署在城內東南隅

似明洪武三年知縣王文貴建厥後章清潘敦復國朝金星瑞熊震巨秉乾陳金駿張霖陸為棣常忠王霖相繼增修大門左有旌善亭右有申明亭中有儀門三間外有石獅二西獄東海內首邑坊今俱廢

今廢幕廳西鑾儀庫乾隆中更名澄源堂左右兩廂東戶倉糧承發五房西兵刑工招庫五房又宅門外東西今東房久廢西房乃二堂曰燕省堂隆慶中更名節愛茶夫門吏值班所乃二堂曰燕省堂隆慶中更名節愛三間咸豐九年署縣德成於東偏一間截為屋批文閱卷於此今仍之堂前東西廂房各二間為門印房房北

怡心堂

今廢幕廳西鑾儀庫乾隆中更名澄源堂左右兩廂東

東廂

今廢幕廳西鑾儀庫乾隆中更名澄源堂左右兩廂東

西廂

今廢幕廳西鑾儀庫乾隆中更名澄源堂左右兩廂東

隨三堂

今廢幕廳西鑾儀庫乾隆中更名澄源堂左右兩廂東

一室

今廢幕廳西鑾儀庫乾隆中更名澄源堂左右兩廂東

誼律之堂

今廢幕廳西鑾儀庫乾隆中更名澄源堂左右兩廂東

一室同治十二年知縣王霖改建正房三間左右廂房四間

廚房三間左偏房二間俱在內宅之東馬廄四間平房二間舊主簿宅址內有井一四堂後有空閒地十二丈舊五間樓址同治十二年因尊道書院經費不敷知縣王霖賣給民間升科蓋房

明邑宰李邦佐燕省堂記云樂亭舊有退思堂遺址僅存而起廢莫考由前瞻望若荒邨曠野無縣治態丁卯歲予奉命令茲土至則瞿然曰此退暇檢身之所胡可以傳舍目之而廢究圖即欲經營之顧前堂政所出也垣墳楹朽懍乎欲壓矣視是孰急也且重門傾墜外壕可踣而越城堞樓櫓浸淫墉敞方然然悔桑土之晚而違爲退舍營邪越已夏前工撤敞以次而新內之觀瞻外之防禦稱具焉向曰恟恟勦殘之衆有安枕蘇息之期余亦秩滿將代矣夫城難事也吾勦其難而成之而此遷延埃代貽以廢政可乎時復歲稔民安可不勞而底績乃於中秋命工丈撥繩度廣袤畧侈舊址掄材督作丹堊塗墍再月而工訖聞之古人几杖盤盂微物也亦有銘戒矧是堂之建而退食而寅賓而出謨修令恒於斯可無所以自警乎乃扁燕省冀寓是者仰而窺俯而思惕然而奮幾滌蕩乎身心精一乎化理靡所不至而官箴是勵矣則名斯堂也亦古人銘戒意也

樂亭縣志

卷四建置

公署

六

邑宰熊震修縣署記云樂亭縣治創建於前朝洪武三年歷今三百餘稔矣考之邑乘僅載建始時堂宅之大概其間改易修葺先後異轍各署而弗傳余自康熙己亥仲春掣選樂邑時邑少府陳君姪來謁寒暄款洽外叩及縣治規模陳姪居樂久凡衙署之崇卑房舍之多寡園囿臺榭之廢存門墻牖戶之完弛靡不備舉以告是時雖未即其地而因革損益之宜緩急先後之序已默識心喻焉且聞署內有舊樓數楹高曠宏敞整之足供登眺余心竊喜之以爲退食之暇聊當黃岡一席清和下浣來茲土神祠倒壞門庭傾圯一望蕪榛備極蒼涼之概及歷觀燕省二堂外餘房舍飄搖益甚所聞高敞層樓敗壁頹椽僅存遺址因思官署雖同傳舍祠宇神所憑依樂邑雖小錢穀刑名職掌具在倉庫囹圄關係非輕苟任其傾頹豈惟瀆神明而褻觀瞻其防奸杜患之計抑已疏甚昔于公金公來任即以修理公署爲務甯僅燥濕是懼亦莫非思患預防之意迄今觀茲燕省制度具在儼然甘棠之遺意焉故君子爲政務其遠者大者而徒屑屑苟安識者病其居心之已隘矣余不敏竊有志焉下車之始捐資解俸聿新神祠整頓儀門蓋以儀門實爲關鍵要樞傾者植之朽者易之乃墍乃

塗丹繪之施不百日而盡覩維新之象周圍以墻垣
尉署建以角闕昔爲四通八達之衢者今則出入是門
矣又念署後廢樓危厭樓今改房屋而加築土石自外觀
地勢而經營之雖層樓今固余不欲沒前人經制之微
意興工於己亥孟冬之上浣落成於庚子季春之中旬
不役一民不牒一物自出俸縑竊幸前後規模粗就方
期漸次修廢舉墜以紹前徽無何內艱計至有志未竟
予心滋戚矣雖然予以前人之心爲心安知後之君
子又不以予之心爲心也爰書其事以待同志云
邑宰于永清建縣署賓亭記云歲癸未余甫釋褐卽承
乏樂亭令樂亭密邇畿輔夙稱善地頃頗繆不然則下
不畏三尺而上目爲傳舍故也余兢兢懼既受篆而懲
惡梗滌煩瑣舉圯墜興湮沒者自顧謏劣少且不諳而
况事如蟻集情如蝟聚豈能動中肯綮思得耆碩長者
以匡不逮而賓至輒迎庭見於儀不協余喟然曰賓館
果徒爲宴遊侈靡麗也則亦奚當於有亡不爾恐弗宜
難於創始於是與宋幕若惠齊姚君輩議占日鳩工擇
巽地而構亭焉亭成延邑嘉賓乞以封疆利病編氓疾
苦與夫時事淑慝更懇再四迺稍聆其梗概則所藉

樂亭縣志

卷四建置

公署

七

於嘉賓者不淺也宋幕輩請記構亭迎賓之意余竊反
覆不厭其說蓋古喆譚敬賓者莫逾周詩而其要歸於
燕賓心然後已是一賓主相孚而後相與有成也夫披衷
竭素乞以周行余一二有司敢不祇受而嘉賓抱宏猷
留心桑梓必熟固余所恃以開聾瞽者惟冀其心相孚
爾假令緘口自潔視若秦越或外趨而中訐陽與而陰
非喋喋間謀以便己圖附衆喏喏而退復嘖嘖將終置
余於不逮謂此心可知嘉賓必不若是聊過爲進箴期
相勸勉俾茲一隅爲善地焉

又建縣署思化亭記云夫豐蔀失晝煬竈蔽明自古記
之清以少不更事叨領邑符其民情土俗興革利病豈
盡昭晰左右吏農里書豪右之輩弊孔奸穴豈盡燭記
兩造曲直門以外有公論而門以內若面牆官屬賢不
肖上之人若數一二別黑白而下猶貿貿無聞蓋耳目
不及接智慮不及周者多矣僚友諛而忘規鄉先生諱
而不可以告百姓心非巷議一至於公門輒搖首閉目不
言吁危矣哉若之何不思也於時卜地於堂之西圃之
北作思化亭公務之暇獨坐焚香塵囂退舍芳華避席
其曰中之夜氣乎當斯時也銷我疆場抑我客性澄神

滌慮而思焉某事不可與天知某事不可對人言某事
左乎民情某事戾乎土俗某某以豪強而得志某某以
善良而不獲伸蓋詰人有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
不得鬼神將與通之此思化亭所由取義而清所恃以
寡過也是役也仰皋齊君召實始經營驥朱君汝甯
則董匠役而收成功比告成而仰皋行矣惠齊姚君世
和來任並及之後之明公倘有味乎豐蔀煬
竈之說不以清之思爲過也此亭當不朽矣

邑宰陳金駿新建怡心堂記云乾隆己巳秋余謬以循
卓量移自江右來蒞茲邑見公署圯甚幾無駐足地心
憂之顧費無出民信亦未孚聊棲托焉居無何中宵大
震電暴風挾驟雨至聲如吼繼聞人語甚譁披衣起視
則幕中友及諸僕從匆匆避巖墻恐後余亦悚然驚瞿
也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古者出政有地必善所處以
爲教化先故能不下堂階鳴琴而理所謂一日必葺已
去猶完者職是故也茲署創者王公修者于公有明迄
今百餘年矣先後履斯任者指不勝屈豈無賢者能用
胡爲傳舍相承傾欵頹敗一聽其飄搖於風雨耶余用
是寢食不甯厚自嗇縮儲廉俸之所入思所以飭庀而

樂亭縣志

卷四建置

公署

八

振新之者凡二年猶未敢遽興力役也乃邑之人士相
率以請工匠不期而集轉移執事攘臂爭先各奏爾能
以既厥事蓋不踰月而三堂成則繚以周垣而門樓巍
然峙其中於是退思有所又不踰月而四堂成則翼以
兩廂而平房翼然遶其畔於是偃息有地其餘門屏廳
事二堂夾室以暨厨廐之屬或完舊或初始莫不次第
改觀然而嘉賓戾止示我周行寅恭協和式燕且衍猶
慮無以將其誠欵也爰度地於二堂之西偏構屋三楹
其爲翼房者六藥闌曲屈八窗玲瓏洒掃以時雜蒔花
木公餘游衍怡然曠然迴視曩日之啟處靡甯者大有
逕庭遂顏之日怡心而予心之所以怡尤在吾民之躋
躍急公視官事如家事俾百年舊署倏爾更新用是知
樂邑風俗人心之厚而司牧者之易爲治也若夫後之
君子撫基勿壞未雨綢繆得以優游敷政則斯堂也雖
以自怡豈不堪爲人持
贈哉時辛未夏日事也

樂亭縣尹陳公德政碑記云蘇文定云王道之本始於
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其
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弟廉恥之際蓋不自喜則
憚勞苦就逸樂而不力田不相愛則陰賊險狠淫僻邪

放一切與孝弟廉恥相反而轉以病夫力田之民樂亭
民情敢樸男耕女織習勤者忘其勤而盡力者輕其力
庶幾所謂自喜者歟顧往往爲一二狼戾無親者所苦
比陳序東明府來權樂篆乃斂迹蓋奪於公之先聲也
先是公權篆臨榆邑之人有陰賊險狠淫僻邪放不軌
於正者廉得之皆置之重法其來樂也喜其民之樸而
俗之厚也故務撫之以寬和凡訟於庭者事無巨細不
憚煩瑣必破其錮蔽導以善良邑民亦皆翕然向化而
狠戾無親者流乃於是狎公之仁而忘公之威也公悉
其不法立取首惡懲治之俾善良自喜力田得以無苦
鄉人德焉而乞余爲文以記余承乏講院稔知公愛士
親民久多公之所爲不容以不文辭公名以培安徽廬
州府合肥縣人以軍功起官當官多幹濟不畏事奉省
患盜大吏謂係糧米外販民艱食故奏禁米無出境公
因臨榆民食不敷卽上言禁米外出則鄰省無以濟其
乏而奉省且將穀賤傷農是兩病也民窮始爲盜若穀
賤傷農則豐年亦窮不更可慮乎督憲爵相李公躉之
敷奏變通民困以蘇解臨篆士民攀轅乞留是可以見
公之德化矣其治樂一如治臨大抵欲民自喜力田以
黽勉於孝弟廉耻之際繼此而後其惠政更必有進於

樂亭縣志

卷四建置

公署

九

是者將屢書不一書也謹濡筆以俟之
光緒二年 月 薊州舉人王晉之撰

明楊鎬求生編序云余不佞濫董營平兵事並得以三
尺詰姦慝久之則察諸所論報者間有析言破律峻文
決理或汶汶惛惛罔衷諸道彼氓之習故武悍何怪輕
抵文罔乃化導無素慎麗弗庸豈惟周納驅扇者足以
冤人下士離章句而服官政見聞之束而囂繁之厭卽
滿腔惻隱鈐綱猶未易開故頗類糾紛之日滋也譬醫
無秦越人之神識岐黃書又略而不睨而曰操其劑以
嘗試病人病人能生者與有幾曩余令江右時今方伯
馮源泉公由比部往讞獄深刻有明刑錄者所用以生江
右者也然江以右獄情多深詭冀以北獄情又多荒忽
其荒忽者箠楚之下劫於積威若見望風引服無可生
理而其實有大相乖刺坐棘木者弗詳於五聽八辟亦
無以馮公之錄眎之耳錄有招擬體式律例摘要法家
尚之今取之所謂聽斷衡鑑檢驗事宜屬樂亭令刊布
海上名日求生編者會皇上方諭司寇言是後恤刑之
典直省各歲一舉以爲常蓋天子將洽好生之德奚可
臣下而無求生之道昔張釋之徐有功皆以平恕稱最
於漢唐乃說者謂釋之際寬仁之主特易而有功難於

今有其易無其難
司民命者宜如何

邑宰潘敦復求生編後序云營平爲畿東重鎮控制邊
徼民習勇悍故輕生士仕茲土又勸都刑書多任情於
是邊之民有不得其生者矣吾觀察楊公以殿中執法
於王辰秋弭節焉飭兵振紀匈奴且遠塞諸所爲明慎
平反以求民之生者其精神念慮常運於法之中一日
敦復以獄事晉謁公詳教以推鞠之方因出所攜馮源
泉公明刑錄曰此曩時與此公共事宜尤最切民生盍易
右之民者也中聽斷衡鑑檢驗事宜一端又並餉部陳
名曰求生編另梓之以爲邊地折獄者之一助敦復奉
命集工劊劂之惟恐緩書成公自敘其端又並餉部陳
公所製敘授敦復讀之則竊慶邊民何幸際吾觀察公
以生之也又何幸際吾餉部公有以相成而共生之也
昔神禹之言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予之民
各自以其心爲心至下車泣焉惻惻然所以求民之生
者可想已夫民猶赤子也無知而入於井有可生之理
世儒往往操切剋薄弗求其生間有資性仁厚稍知欲
求生而淺見狹聞膠故室新糾紛舛錯反礙其生理是
欲援赤子而不以其道也此書一出聽斷者師其意檢

樂亭縣志

卷四建置

公署

十

驗者守其法遇一民求一民之生遇什百民求什百民
之生遇千萬民求千萬民之生將躋海內於壽域獨邊
民遂生哉頃聖天子允大司寇請將興堯舜之理公又
以求生之心推神禹之心且寄之是編以垂無窮固愈
爲斯世斯民慶也郡伯馬公闡繹求生之旨甚詳公之
仁心仁政如天無所不生載在江右畿甸民口碑敦復
門牆土管窺不足以識其
大敬述刻書之意如此

又勸民書序云考古比閭族黨非保甲法乎木鐸巡行
道路則今鄉約意也我太祖聖諭洋洋蓋兼舉之矣不
肖自學語時先君子即教以孝順父母六言稍長習經
術又每謂保甲爲最善法而尤亟稱於藍田呂氏鄉約
且曰倘他日爲政其以此勸民毋忽時不肖心竊識焉
癸未令洛未及行丙戌令固陵行之而未久歸與鄉人
爲興仁會然亦一鄉之人勸耳庚寅夏令今樂邑會衛
宇孫公以名柱史守北平條畫保甲法甚悉中寓鄉約
諄諄勸民爲善無陷於惡意至厚已第邑瀕海俗舊愚
悍如聖諭所云亦未嘗聽覩民即具有良心誰爲感發
訟繁盜熾獨民敝耶乃取大中丞周公訓解少司徒温
公長歌大司空衷公所衍十勸十戒諸先哲格言並疇

昔編次鄉約事宜彙爲一帙以勸吾民月朔望親爲講說遠邇百姓以訟至者輒以六言反覆曉諭往往悔悟求是帙以歸行之數月寢寢有風移俗易之意民心易勸此足徵矣夫民誠勸也將比屋可封何煩保甲哉是在吾司世教者力行之而已若夫轉相告語期不犯於有司此又吾民所自爲勸而吾亦重有望於東溟矣又衛民書序云夫兵肇涿鹿歷百世弗易豈徒務耀武哉國家所寶惟此林林總總之衆內變外患不時恒有匪兵胡以衛焉顧郡縣之兵與隸司馬者不同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爲政而至棄民亦重負君父矣樂亭南距海四十里而近北距邊百七十里而遠辛卯之夏獫狁匪茹擾我邊圉致使鄰壤之民望吾城奔避者三日弗止吾民亦因而騷動於是揀選鄉兵設法團練業有次第已今歲春日本弗靖主上宵旰廟堂每以剝牀爲慮至厘詔旨練鄉兵甚急諸僚佐謂我兵幾萬人條約口授弗悉也且關臺劉公有云三閱條約真保障嘉猷也努力行之卽有勇知方何難乎觀察白公亦云操防事宜欵欵明悉俱有紀律節制可裨實用該縣可謂深於兵者矣當今邊警未甯倭報又至如議着實行仍移文各州縣照行繳如此奚靳不付梓而使人人閑紀律

樂亭縣志

卷四建置

公署

十一

節制有勇知方也迺命鄧尉劄之書成以月朔望講武卽令鄉約老人振鐸營中宣揚聖諭使吾兵知戰陣無勇非孝也尊其上敬其長謂此物也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睦鄉里也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制梃撻秦楚堅甲利兵訓子孫也無事則兵歸於農有事則農列於兵何嚮非生理也平日訓誨臨陣退縮規避作奸犯科一切禁止使無踰越則非爲何自而作也是吾所以衛民者又不出勸民中矣晉臣有言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而示之禮矧君子以王道父母民者耶願與邑父老勸相以共成此衛民之政明本道嚴革行戶應答碣諭云照得廉恥立身之維節儉居官之要苟約以自奉必不奢以取民故享用三簋食無重味慕羔羊素絲之風者千古侈爲美談上而食民二卯則干城可棄曰給一肝則安邑羞累誠以爲口腹可賤饕餮爲凶總之節儉無聞取非其有皆不廉皆可恥耳行戶應答之說不知作俑何人輒若非此無以供日用了應酬試問各官居家亦曾用行戶否卽無行戶應答出了一錢自得一物有一價自償一市亦曾有不供之用不了之件况今居官朝廷旣與之常祿以養其廉又額有經費以給其用一如居家時平價交易不

愧良心不奪民有何不足而必件件用行事事剝民
爲耶如心紅紙張筆墨東啟油鹽米麪木炭柴薪以及
細緞絹布一切服用飲食之類徒出一票無不立應挨
延慳吝不肯給價卽給價矣必且短少必且折算十去
二三不止甚且如往日責令庫吏庫子老人津貼等項
出貨賠償者有之至日用飲食肉有屠戶魚有魚戶菜
有園戶酒有酒戶但取適口而不問所從來或制造器
皿木匠削木漆匠油漆銅匠出銅鐵匠出鐵百樣稱心
而不給工價說者曰此輩情願衙門役占分派答應者
耳夫此輩或業一事工一藝出貲盡力圖以養贍身家
豈願爲各衙門趨徒勞之役輸無價之供哉蓋謂各衙
門紛擾不甯不得來占一處稍自息肩各衙門俱不
用行戶俱不用答應俱稱物平價因工受直又孰願爲
衙門答應者哉且此輩日營幾何吾儕與若較平直爭
錙銖已堪心忤况既食朝廷之俸既享地方之供而又
徒取其物白使其人但清夜一思良心內顧豈非刮小
民口角剩唾以充其腹拳斃人針頭餘削以美其觀乎
食之無味服之不溫用之無色可羞甚也又如公宴會
飲可已則已不可已者自備可矣何至棹椅圍屏碗碟
執爨之類盡擾坊民又上司迎接可省則省不可省者

樂亭縣志

卷四建置

公署

十二

自置可矣何至供張鋪陳綵繡酒席之費更累驛遞尤
可異者有司果能平價是人可以代辦而州縣置班快
手之役至五六名非虛冒工食則私虧行戶更不解者
上司所過中伙預備自有成規而鎮寨買辦老人之充
不止四五處不搶奪街市則劫掠村團若求金求珠則
索之當鋪而銅鎖墨扇無論也若求貂求參則索之邊
戶而狐貉獐兔無論也甚至指稱公事答應上司尤明
目張膽倚辦行戶搜括殆盡以爲供應繁難不得不出
於此以濟急耳不知地方極煩難極緊急事有過於軍
興者乎本道爲軍興買銅鐵數百萬其皮張褐布稱是
並未用行戶而事亦克濟皆各屬所親見者而必行一
事牢不可破致物價之不敷業民之賠累重贖貨而玷
官箴何也廉恥不存簠簋何飭擬合通行禁革除已通
行府州縣衛並各營路文到各抄一紙常置座右將各
鋪戶行戶匠役答應各色有牌無牌有照無照盡行革
去止許現銀隨時平價務令官與民不相涉價與物各
相置而已各州縣不得仍用買辦快手各將領不得仍
用官價買辦指稱衙門及答應上司倚恃要票取貨
物爭奪小民各於州縣路衛近治所在通要街衢鐫勒
高大石碑一通永遠遵守卽摹一紙並遵行革去舊有

某行某戶人等逐一報道仍聽各行舖戶人摹一紙永
爲執照凡有差役不拘奉何衙門有票無銀取些小物
事不許答應如有爭執誑騙及雖有票短少分毫卽記
票差姓名赴道告理官應參究者參究應拿問者拿問
原寫票該吏書識拿票差人定從重問遣仍給赴告舖
戶執照以杜後患其有鄉民擔柴市井賣菜些小零碎
物件器用被衙役指稱買辦搶奪凌虐短少價值併許
赴所在正官告理官不爲理徑赴本道陳告大抵人各
有良鬢誰無面當出票取物短價給人之時心必爲動
面亦覺赤但左右逢迎勉強飾說因沿陋規恬不爲恠
而惻怛羞惡之心終有不自安者本道一爲提醒凡諸
文武將吏賢者固爽然若失卽不肖亦何能靦顏復向
行戶匠役諸細人輩躡呷羞澁哀求短價爲耶則此窮
邊困民遽免虧累而頌惠仁諸將吏爲市義不更多乎
庶廉恥可明官箴無忝物力
不窮民生永賴矣爲此碣諭
直隸巡撫甘文焜嚴革科派累民碣諭云照得則壤定
賦按時徵輸不容稍有違悖者蓋以錙銖盡屬脂膏顆
粒無非血汗也本院自視事以來無刻不以斯民爲念
嚴革嚴禁不啻至再至三奈州縣牽於昔弊憚於改觀

樂亭縣志

卷四建置

公署

十三

如徵收錢糧暗勒火耗復任櫃頭重稱起解漆搭傾銷
鞘木驟價驛馬草料分派各社交送並遣差多派民夫
折錢差役下鄉害民社書飛灑詭增等項無一不深入
膏肓使矢志釐剔者卽欲耘而革之亦驟難臻效嗟
爾有司豈不知賣絲糶穀民力維艱如此忍心甯非毒
於蛇虎且爾有司自幼讀書至策名仕籍已所期者致
君澤民親所勉者功名遠大一旦蠅營苟苟立煩白簡
事敗名隳陷身牢獄與窮兇極惡死囚爲伍共最卑至
賤禁卒作緣無論傾性命於重刑遭流徒於他域卽此
一段清夜捫心自想覺天地間亦無處置放此身矣今
心實政共爲循吏旣能爲龔爲黃有造於地方又何庸
刻意逢迎專攻取媚本院有不薦揚則蔽賢之咎鬼神
豈私此本院千語萬言雖不能補救於往昔而執棒冷
喝或冀轉移於將來爲民圖慶更生期在斯舉又行勒
再踵前項諸弊陽奉陰違者彼旣失父母之心爾自當
寇讐相視許據實赴院喊稟立刻題參令行禁止毋
輕嘗試以
自速戾

守道桑成鼎嚴革奏銷部費碣諭云為請革假奏銷之名色以杜私派以安民生事切維本道荷蒙聖主特授直隸錢穀守道又奉憲臺諄諄請命皇恩憲德至優且渥本道自問庸才無可仰報惟有潔已率屬兢惕自勵屏絕饋遺祛除陋例以副簡任訓誨至意今查直屬有奏銷部費名色以為隨冊飯食之需向原出之州縣耗羨以公完公今既將耗羨歸補各屬虧空是此項本無所出若仍存此名色而不肖官員勢必借端科派或致指一派十侵肥入已殊為民累今本道情願自行捐資辦理所有奏銷部費名色亟宜出示勒石永行禁革期於弊絕風清民安物阜以佐聖朝治理憲德宏施之萬一倘州縣衛所陽奉陰違仍行假名科歛或巧立別樣名色依舊侵收剝民者本道確訪得實即行詳報憲臺嚴加參究以為貪黷頑法者戒本道執法如山斷不寬恕慎之毋忽

邑宰沈繼賢嚴革官價碣諭云為官價革除勒石永禁事本年閏四月二十八日據具公呈人康文通等呈稱樂邑地近邊海民少富饒城鄉舖戶餬口維艱官價之例不知起自何年前任縣主俱循舊例凡一應魚肉薪

樂亭縣志 卷四建置 公署 十四

菜以及棉花蓆布等項俱發官價不過止給十分之三四不等甚至胥役借名勒買小民受累無窮幸逢恩主蒞任以來即行禁革一切署用諸物俱照時價全不發派今經一載行戶沾恩理合僉叩勒石永禁以除後弊等情到縣當批准詳上憲勒石永禁據此該職查得官價一項上千功令下虧行戶律例森嚴本應裁革職於抵任之初訪聞樂邑齊民或列肆市廛或貿遷邨集往往因官價虧本商賈畏避究其由來歷任司牧蓋以邑小官貧難以養廉不得已相沿成例因循不改職一介寒儒荷蒙聖恩得邀一命與其仍習陋弊腴萬民之膏以供一官之用何如盡行裁汰淡泊自甘下不病民上不負國之為愈乎隨即出示禁革凡署中應用之物俱發現銀平買固不短少亦不拖欠行之一年行戶稱便此皆屬吏職分應行之事何敢上瀆憲聰其如各舖戶康文通等計深慮遠環集縣庭公籲通詳勒石永禁以除民害職又以輿情諄切難以壅阻相應據情詳請憲臺俯賜核轉因得勒禁久昭法守實為恩便此詳府道院各如詳飭令勒石永行禁止可也為此立碣布政使德明嚴革陋規碣諭云為再飭嚴禁永除陋習以惠民生事照得新民之官惟在實心任事愛民之政

惟在屏除陋習歲內臘月本司以自奉節儉等事通告
今歲正月又以革除陋規六條頒示嚴禁凡此諄諄告
誠者無非欲各有司勉矢公忠實心任事以期弊絕風
清仰體 聖主愛養斯民之至意近訪得永屬丁銀
每丁收京錢三百三十文合計大制錢一百六十五文
代民辦理公務胥役藉此分肥又徵收米石有本折之
分隨米價之貴賤折錢數之多寡加以鼠耗斛面溢於
正數又徵收錢糧小民以錢完納亦照錢價低昂按數
加耗約計加二有餘種種陋習難以枚舉本應嚴揭請
參以肅官方伏念 聖恩如天凡有改過自新者將
已往過愆俱從寬宥用是仰體 皇仁諄切諭務
期痛改已往勉圖善後在今歲停徵之年小民固免苛
求而來歲開徵之日誠恐復蹈故轍合亟頒示嚴禁為
此示仰闔屬官民人等知悉示到之日立即欽遵歷奉
具碑摹呈報嗣後丁銀一項遵例於地糧內均攤毋得
按丁收錢其錢糧米石務照通例加一徵收毋得重耗
累民倘有不肖官員因循陋習陽奉陰違仍然重耗橫
徵擾累小民或經查訪或循陋習陽奉陰違仍然重耗橫
蠹役重處斷不姑容以貽民害各宜自慎毋致後悔慎
之慎

樂亭縣志

卷四建置

公署

十五

典史署在縣署東

前廳三間左右廂房各二間今廢廳後

已廢後廳三間中左相通右截一間為辦公所東院正
房三間中右相通左截一間為書房內宅三間左右廂
房各一間偏東有廚房一間按此特就
見在者書之舊志所載多不符今刪去

縣丞署有二並在縣治東

一為管糧縣丞一為管馬
縣丞後裁併為一今俱裁

主簿廨在縣治西

今廢為
馬棚

巡檢廨在新橋海口

明萬曆乙卯移
灤州榛子鎮

大使署在石碑莊今移閭各莊

察院行署在縣治西北

前有風憲行臺坊久廢按舊察院

志云在縣治東者即所謂東察院署也
洪武間知縣王文貴建今不詳所在

陰陽學醫學宅在縣治北今俱廢

都司署在縣署後東街雍正三年闔邑營弁士民捐建大門三間半外有紅石獅二座門東

一間半為書吏辦公所西一間為兵丁值班所二門一間兩旁小門各一門內東廂房二間大堂三間半右一

間半為武庫堂中置木屏後東廂房二間再後為二堂三間半東半間為出入便路西三間右為簽押會客所

左為書房又後為內宅平房三間半東半間為便路可通宅後馬院宅前廂房二間坐西朝東為廚房

邑舉人吳班修樂亭營署記云樂邑之有營汎由來舊矣隘而兵稀原額不滿二十管攝不過營把賃民居為

官署自康熙二十年冬白晝劫城闔邑紳士呈請劉家墩海防移駐縣城迨蜀都李公到營整肅軍務之暇謀

建官署詢及兵目僉曰前縣尊于公已詳部憲請以舊察院署為營署特以磚瓦木石費繁莫措事遂寢公於

是慨然捐俸欲購民房為之約需二百五十金然獨力不能任於是灤汎部廳中軍司廳劉汎司廳不謀而合

各輸廉俸復勸捐於好義紳士旗商共成盛舉絲毫不累於兵署既成燦然可觀闔營歡忭謀鑄石以垂久遠

樂亭縣志 卷四建置 公署 十六

問記於余余任井研時去公喬居咫尺復與令器有文字知遂援筆直書勒諸貞珉以誌公之有功於樂營也

時雍正三年春

存城汎把總署在北門內西二條衚衕咸豐七年士紳捐建大門一間東西

廂房各二間內宅三間

清河口汎把總署在馬頭營

臭水溝把總署在西瓜里

附

同人館在縣北九十里昌黎界內大柳樹村明萬曆中知縣潘敦

復建

明邑宰潘敦復修同人館記云余始讀易至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則竊慕焉庚寅補樂亭距北平百二十里出

門皆沙塗漫衍九十里外有大川水時暴溢猝不得渡
少北則叢山盤錯崎嶇矣一日公還憩樹下集父老詢
之曰此大柳樹村也環堵蕭然中無廬舍何為者曰將
以結庵而其僧不能居也吾為若結之而以其隙地為
予館何如僉應曰諾此地寥廓民居稀少且舊乏井泉
祈寒暑雨行人無所止息而士大夫之往來於斯者亦
弗獲停其驂君侯有意乎不獨吾鄉人受賜已也於是
捐俸償其直鳩工庀材先為樂靜庵三楹適父老意中
為同人館三楹左右廂房二楹首二門各一楹東為崇
甯觀三楹以祈護館鑿井其南為同人泉易地六畝五
分租地十畝使看館之僧有所資而贍焉余每過此其
父老輒相率迎送屢諭遣之弗能止癸巳秋余應內召
轄行矣無一言以諭吾民乎余亦嘆曰吾與若處久試
觀四面皆山中環一水若居誠野已而館道左去若又
三五十武庭間白鶴孤雲往還中夜聞寂天籟時聞令
人有神遊八極之想非同人于野而何若夫氣淑景晴
巖花明秀綠樹陰濃黃鳥睨睨時和年豐稻黍登場松
分珠露雪霽清曉四時之氣象不同而余之與若樂則
同也飢者食渴者飲倦者休勞者息則又非余與若所
樂亭縣志

卷四建置

公署

十七

得私而與四方之人共同之者也持是心以涉世即以
此考祥庾幾稱其旋矣而何有於涉大川此同人命館
意與是役也借地者鎮川石公除糧者文亭馮公而余
同僚丞胡君輝尉鄧君珏則先後贊其成者均進於同
人之義矣並書之以
示父老父老唯唯